

音乐的故事演出

故事的音乐翻唱

“花衣裳”的丝丝缕缕间

缀满优美的音符

故事演唱者

郁雨君

提拉米苏带我走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花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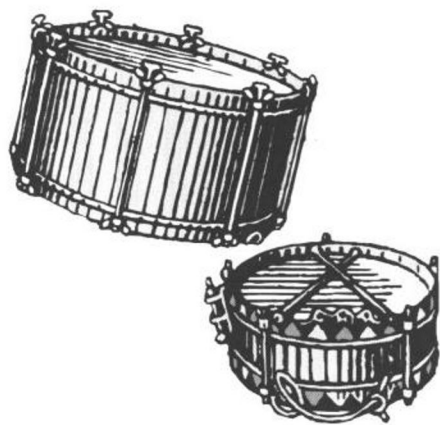
音乐小说馆

一本可以用眼睛和耳朵
一起阅读的书

提拉米苏带我走

故事演唱者

郁雨君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拉米苏带我走/郁雨君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10

(花衣裳音乐小说馆)

ISBN 7-5391-2329-X

I. 提... II. 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9816号

提拉米苏带我走 / 郁雨君 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邱建果

美术编辑 黄 震

版式设计 黄 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25千

书 号 ISBN 7-5391-2329-X/1·561

定 价 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关于雨君的 N个喜欢

雨君喜欢梳麻花辫子，喜欢她的人和被她喜欢的人都叫她辫子、辫子

雨君喜欢天花乱坠笑着去亲近世界，赶走寂寞和阴影

雨君喜欢倾听和诉说，当作一次次的吐故纳新

雨君喜欢想入非非，夜晚的梦连绵着白天的梦

雨君喜欢写作，写作解决了她的孤单，也解除了她在许多方面的紧张与笨拙

雨君喜欢在流光溢彩的上海到处乱走，和笔下心爱的男生女生一起一路游荡，一路长大

雨君喜欢提拉米苏，宛如单纯浓烈的爱情

雨君喜欢自己的第11本书里有甜品和爱情的光合作用

太多太多的喜欢，她还没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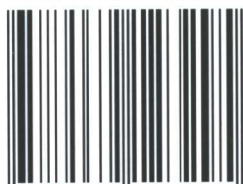
E-mail: yu-jun@eastday.com



花衣裳音乐小说馆



ISBN 7-5391-2329-X



9 787539 123295 >

ISBN 7-5391-2329-X/1 · 561

定价：12.80元

爱上花衣裳

青春文学写作新势力

流行乐坛有青春组合的概念

花衣裳，是儿童文学界第一个高度自觉的年轻女作家创作组合

三件花衣裳：饶雪漫、郁雨君、伍美珍

也是网上的坏坏、辫子、美美猪

无数男生女生读者心目中有才华、美丽、知心的姐姐

全部拥有10年以上青春文学的写作经验

都是专心诚恳为男生女生写作的人

共同属于都市成长现在时的新鲜写作在键盘上集体舞蹈

拥有超人气的青少年文学网站

www.huayishang.com

以一年四套的旺盛速度推出最in最炫最美的“花衣裳”丛书

随时准备刷新写作，和亲爱的读者平行成长

目 录

第
1 遇见舒拉的甜夜 / 001 
章

第
2 谁把谁弄丢了 / 010 
章

第
3 亲爱的妹妹我惟一的妹妹 / 025 
章

第
4 蛋糕芬芳的夜晚 / 037 
章

第
5 甜品与爱情同在 / 053 
章

第
6 天使偷吃栗子蛋糕 / 063 
章

第
7 住在栗子蛋糕里的清树 / 076 
章

第
8 清树, 回来吧 / 089 
章

第
9 我就是那个来带你走的人 / 105 
章

第
10 美丽的提拉米苏 / 118 
章

附赠故事唱片 A 面 天黑黑 / 127

附赠故事唱片 B 面 一朵花开的时间 / 154



第

1 遇见舒拉的甜夜

章

等到天慢慢黑了
我看着街上所有的人都散去了
这个城市的角落里
剩下我一个人
忍不住哭了

——舒拉

第
一
章
遇见舒拉的甜夜

忽米总想,自己的寂寞自己的无助,别人是不大能懂的。

就像自己的名字,忽米,忽米,每一个人第一次念起的时候,都会磕磕绊绊或是犹犹豫豫。而自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也一直是这样磕磕绊绊、犹犹豫豫地生活着。

寂寞的、磕绊的、犹豫的,一个异乡女孩的生活。

就在这乱七八糟的神游中,铃声在安静的夜色里突兀地响起,卷子一张接一张,呼啦啦铺天盖地而来。忽米拧开笔盖,埋下脑袋,心神不定地填空、划勾。

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周围的人表情都绷紧了,像一张张弓弦渐渐拉紧。

忽米也是紧张的,可眼下有件更大的心事压过眼前



密密麻麻的试题，她的心像坐上了不停运转的电梯，没完没了，上上下下。

哥哥忽烈的脸在她眼前一闪一闪，一杯接一杯的酒咕嘟咕嘟倒进他的喉咙，就像往火塘里添了一把又一把柴火，脸越来越红、越来越红，眼神也越来越烈。她觉得自个儿又回到嘎贡布老家那所斑斓鲜艳的木房子。一大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统统盘腿坐着，忽烈用手蘸酒弹三下，行欢迎礼，然后嚕嚕地喊着笑着，支着阿妈和忽米把家里所有的酒搬出来。你一杯我一杯，非得喝得一滴不剩才罢休。

今天可是哥哥忽烈发薪水的日子呵。发薪日等于痛饮日，等于请客日。忽烈左手刚进薪水，右手往吧台上一拍，“黑爵士酒吧”的客人就有福了。只要进门就是忽烈的客人，谁不让他请客他跟谁急，不花完口袋里最后一毛钱他不罢休。

忽米能怎么样呢？她只能乘忽烈酒醉以前，从他大大的手掌里抢过几张来，藏好了，作为下个月的生活费。

其实忽米不忍心管哥哥，就像阿妈从来不忍心管阿爸一样。阿妈总抱着酒坛，不停地往阿爸大碗里添阿添。等爸爸完全喝醉了，就温柔地擦干净阿爸的脸，然后吃力地抱起阿爸沉沉的身子，给他垫好枕头盖上暖乎乎的毯子。

阿爸死后，阿妈酿了好酒，有空就把阿爸的坟头浇得透透的，酒香四溢。

忽米想早点工作，不再做哥哥的负担，这样哥哥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喝酒没有后顾之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了。可惜她还只有16岁。哪里都不会雇她。于是她看各种各样的广告，终于找到了这家职校。读酒店专业学校，课时安排很灵活，如果你从早到晚都上课，可以把毕业的



时间提早一半。

忽米绝不是小气女孩，可这里不是草原，渴了可以喝羊奶，累了哪里都能躺下来，自会有镶着金边的吉祥的云朵守护着你。这里什么地方都需要钱，租房、吃饭、上学、坐车、喝水，哪怕憋急了要上厕所，也要交了清洁费才能痛快释放。

浑浑噩噩的哥哥让忽米变成了小主妇一样的女孩，斤斤计较地在他的指缝里讨着生活，安排着各项支出。跟着哥哥出来的几年，忽米“进化”得可比哥哥快。

考完这门“宾馆实务”，明天就要交下学期的学费，还有下季度的房租也要预付了。

手表的秒针飞快地转着圈子，忽米好像看见了大醉而归的哥哥，摇着空空如也的手，开心痛快地笑着。忽米越坐越坐不住，胡乱写着题目，一副随时要开拔的样子。

“不行不行！”她心里盘算着，“我最好赶在哥哥刚刚演完，第一杯酒还没来得及下肚的时候，多多问他要几张大钞！”

考试时间才过半，忽米就把试卷交了，抓起书包一头扎进外面的夜色里。

拐过胡同，路面变得顺滑起来。忽米心怦怦跳着，用力蹬着车轮。赶快赶快，八点了八点了，忽烈打鼓表演结束，老板果桉先生已经在吧台上预备好一大杯冒着泡泡的金黄啤酒，等着慰劳他那大汗淋漓的鼓手了。

啤酒对忽烈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漱漱口的东西，可是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甜点酒、利口酒、植物烈酒，一样不拉灌进喉咙……忽烈就像草原上脱了疆的野马，愈灌愈猛，愈喝愈烈……

那一杯杯注得满满的酒在忽米眼前晃动，杯子里的酒在飞快地减少、减少……

忽米也越骑越快，人都要飞起来了。车轮子唰啦啦唰啦啦蹭着平整的路面，几乎冒出火星。

忽然，一阵奇异的香气像凭空伸出的一只手指，忽地勾住了忽米的鼻子。没等她用力呼吸，一大片芳香兜头网住了她。先是奶油欢快地跳着蜜黄的泡泡舞，然后深栗色的烈酒蜿蜒渗入，还有苦香的可可粉在松软的手指蛋糕上飞飞扬扬……

车龙头稍稍一偏，忽米减不了速度，失控地朝着一堵黑黝黝的墙撞去。

哗啦倒地，车子连带着人一起摔倒，忽米甚至没来得及喊疼，那片芳香呼啦抱住了她，让忽米觉得自己只是摔了一个软绵绵的跟斗，降落在一朵奶油的云朵里。

惊险过后就是美妙，一扇门轻轻打开了，一只软软的手覆在她的额头，掠过一阵清凉，“没摔坏吧？喔，这里肿起来了，疼不疼，疼不疼？”

忽米被一个姐姐牵着手，踏进一个半圆形的房厅，不知道为什么，忽米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栗子壳里。可不，栗色的护墙板，深栗色的地板，地板的中间铺了一块浅褐色的椭圆地毯，那个姐姐套着鹅黄的罩衫，好瘦。她眉眼细细的，单眼皮，大耳朵，笑吟吟站在地毯上，好像一颗馥郁的果仁。

咦，怎么就觉得那个姐姐是果仁呢？忽米抽抽鼻子，马上恍然大悟，那个姐姐不就是那种奇异的芳香的源头？可是奇怪了，真的靠近了她，那种香气反而变得若隐若现。

鹅黄色的带着果仁馥郁味道的姐姐绞了两条杏黄毛巾，细细替忽米擦干净了脸还有手，再用帮迪包好了忽米蹭破的手掌。

这个过程中，忽米一直晕晕乎乎的，脸上的表情呆呆





的,只是鼻翼使劲抽呀抽,用梦呓般的声音发问:“什——么——味——道?”

果仁姐姐忽然拍拍脑袋,“啊,差点忘了!”她转身端出一个白色细瓷的椭圆盘子,装着一块咖啡色的点心,滑滑的分为两层。

“吃吧,我做的。”她递过来一把细长的银色小调羹,“甜品是可以镇痛的。”

忽米轻轻叉下一块,入口是酸酸的,还有一丝丝咸味,上层是滑而冰凉的,下层却是暖而温和的,含在嘴里渐渐变成了甜,却不是蜜一般,只是暖暖的,在口腔里悠悠回旋。

吃了一口又一口,忽米突然觉得那个姐姐正用探询的眼神看着自己。

“呀,吃进去觉着蛋糕在嘴里跳舞呢!”忽米咽下了最后一口蛋糕后,舔着嘴唇说。

“哈,我成功了!”姐姐一拍手,“这种蛋糕叫‘伦巴’,蛋糕中属于很活泼的一类。谢谢你的品尝,明天我就可以推出新品种了!”

“不过——”忽米舔舔嘴唇,茫然若失:“刚才闻到的不是这种味道。”

“你等着!”鹅黄的果仁姐姐神秘地说。

忽米傻傻地坐在栗色木纹的靠背凳里等,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刚才是急着要去干什么的,她一头撞进一个甜美的屋子,五脏六腑都被一种馥郁勾去了,她想品尝那个香喷喷的姐姐下一道美味的甜品,她都忍不住要口水长流了。

姐姐又香喷喷地出来了,这次端出来的是一个双层咖啡蛋糕,可是软软的,有点像果冻,它在白瓷盘发出一种很润泽的透明巧克力的光泽,看起来真是曼妙无比。



忽米探出舌尖卷了一小块，厚厚的奶油有两种味道，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又香又浓又滑。吃掉大半的时候，忽米还以为是纯奶油，直到最底下，她的舌尖惊喜地探索到一层薄得几乎看不见的蛋糕，海绵般，入口即化。

忽米沉浸在美味里，忽然，她竖起耳朵，“姐姐，谁在唱歌？”

一阵飘飘渺渺的歌声，其实早就在唱了，只是它似乎是和忽米舌尖绵绵不断层层递进的巧克力奶油海绵蛋糕的味道，已经水乳交融成了一片——

等到天慢慢黑了
我看着街上所有的人都散去了
这个城市的角落里
剩下我一个人
忍不住哭了

姐姐笑吟吟的脸随之暗下来，她立起来，影子般飘到对面，细长的手臂膀缓缓张开，她开窗的样子像鸟打开翅膀。

那个有一点点沙哑的女声停顿了几秒，一阵轻盈却清晰的叹气过后，歌声继续从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飘出来，从墙壁的缝隙里渗出来——

我打开一扇窗
想像打开你的心房
只是空想，开始有一点点的慌张
因为怕想不起你的模样
我开始失去平衡失去灯光失去思想
带我走吧，我已不想再这样



带我走吧，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已迷失了方向
亲爱的，我已不知怎么办，怎么办……

“哐当”，忽米唇间的调羹应声滑落。

那个姐姐从沉思默想中惊醒，回过头来问忽米：“怎么，不好吃？”

“没有！”忽米慌忙滑下位子，去捡掉在地上的调羹，喃喃问道：“什么歌？”它唱得她不知不觉地失神。

“我也不知道，”姐姐忧伤地瞟了一眼忽米碟子里的甜品，“提拉米苏，好吃吧？”

“真好听，哦，是真好吃！”其实忽米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在夸那首歌，还是刚刚消失在她喉咙深处的那道曼妙甜品的味道。其实它们已经交织在她的味觉和感觉里，好比德芙巧克力的广告片，牛奶和可可相互优美地搅拌缠绕，难分难解。

“我喜欢一边做甜品一边听歌，顺手就把歌的感觉做到甜品里去了。”姐姐淡淡笑着，“如果我的客人品尝每一道甜品，都有一首歌如影相随，不单单是舌头在品尝，想想，那有多么美妙！”

忽米捏捏自己的脸。

姐姐很诧异：“你在干什么？”

“我、我怕一脚跌在梦里。”忽米喃喃说：“再也爬不出来了！好了，现在——”她拍拍涨鼓鼓的肚皮。“我该走了！”

“这里是我的小店，有空过来吃甜点喔！”姐姐交给忽米一张细长的鹅黄小卡片，背景是一个淡淡尖顶的城堡旁边，写着“舒拉的橡木桶”，翻转过来，两排巧克力色的手写体：“单纯地喜欢甜味就能体验甜味，单纯地相信爱

情就能找到爱情。”读起来有些俏皮,还有一丝甜蜜。

“舒拉的甜品语录,喜欢么?”

“谢谢舒拉姐姐!”忽米跨上自行车,“我会再来的!”

骑出去十几米后,忽米意犹未尽,回头去看舒拉的“橡木桶”,呀,居然是座小小的带阁楼的尖顶楼房,就是卡片上的小小的尖顶城堡。

第2章 谁把谁弄丢了

章

带我走吧
我已经不想这样了
如果你等待的人是我
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创动人的传奇……

——忽米

黑爵士酒吧里，老板果桉先生正在狂欢的气氛中发呆，吧台边上摆满了酒杯挤满了人，乒乒乓乓一杯接一杯开怀畅饮，他们团团围绕着一个年轻小伙，他一头浓发就像夏季茂盛的草场。

酒像鼓手忽烈的燃料，平日里，果桉总是小心翼翼地调好一杯剂量适度的鸡尾酒，通常是在烛光里，火焰一样光芒四射的“夏威夷火山”，一杯下肚，忽烈恰倒好处地燃烧起来。他跳上台子，鼓捶只要点到鼓面，忽烈马上焕发魔力，沸腾起所有客人的情绪。

要不是看在忽烈敲得一手好鼓的面子上，果桉真有点忍受不了他。每月一发薪水给他，钱还没在口袋里捂热呢，酒鬼们就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来了，喝着免单的啤酒和红酒，末了，憋了一个月的忽烈总是兴高采烈地扔出一